

柔日读史

邵燕祥 著

作家出版社

柔日读史

邵燕祥 著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1989

- 三谈骂人 · 3
- 狱中诗 · 5
- 东车站 · 7
- 寒衣 · 9
- 假如阿Q还活着 · 11
- 盖棺论定与身后是非 · 13
- 由“母亲型”和“娼妓型”想起的 · 15
- 韦庄的苦心 · 17
- 小论梁山泊的打砸抢烧杀 · 19
- 世纪之思 · 22
- 拉锯，翻饼：从游戏到整人及其他 · 25
- 试论鲁滨逊的心态 · 27
- 疑难问题 · 30
- 三言五语 · 33
- 英雄观 · 35
- 读斯坦贝克 · 38
-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吗？ · 40
- 读梅志的回忆录 · 42
- 透视郑孝胥的诗 · 44
- 漫谈体力劳动 · 47

呜呼！冷漠、苟安与自欺 · 50
历史的镜子 · 52
珍珠港事变纪念 · 56
从1976年的评价说起 · 58
读史 · 60
再建一座纪念碑议 · 63
常谈的背后 · 64
古之清谈与今之无清谈 · 65
宣誓无用论 · 67

1990

夜读偶记 · 71
历史假想小说 · 74
韧 · 76
试论知识分子政策没有改变 · 77
谈“姑隐其名” · 79
《扒马褂》析 · 81
政治思想教育一例 · 83
高明的算术 · 85
尊称 · 87
何其芳的遗憾 · 89
写一本集会结社史 · 93
撕破脸 · 95
联想无端 · 97
历史的遗憾和遗憾的历史 · 98
赵超构话延安 · 100
恺撒之死 · 104
盼望“毛著”会校本 · 106

说法 · 108
说选择 · 109
“仅此一端”商榷 · 111
说“出离愤怒” · 113
关于宣誓 · 115
血战睢阳 · 117
牺牲 · 119
周佛海的日记 · 122
性格斗争 · 125
头脑简单一例 · 127
眼中钉 · 129
私设公堂析 · 131
清宫二三事 · 133
官话抄 · 137
“毛人”篇 · 140
一炷香：喜饶嘉措大师 · 142
一个历史性的批示 · 146
自我毁灭 · 148
滥杀无辜 · 152
读斯大林的一封信 · 154
读《香祖笔记》 · 157
“波将金化” · 162
筵席聚散话期刊 · 164
特殊的词语 · 166
又提起了希特勒 · 168
说“没意思” · 171
纪念俞平伯老人 · 173
论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 176

算命 · 180
墓园漫想 · 183
说朋友 · 186
无话可说 · 188

1991

可怕的深刻 · 191
偶然想到 · 193
我代表我自己 · 195
人何以堪 · 197
面向“同志”的新闻媒体 · 198
说永远 · 200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 203
读《高适集校注》 · 206
这一页历史 · 210
不着痕迹 · 212
说赌 · 214
孔子的话题 · 217
蚊蝇不是敌人论 · 219
首脑的睡眠 · 221
暴发户 · 224
读书漫想 · 225
官话 · 229
说宠 · 231
陈寅恪的史识 · 233
时与言 · 235
说讨厌 · 237
称号的背后 · 239

1992

- 评电线杆情结 · 243
- 没有最后 · 245
- 惊人之语 · 247
- 《最后的话》：雨果的一首诗 · 249
- 说“该” · 253
- 说“打点” · 255
- 罪与非罪 · 258
- 说奴才 · 260
- 关于耳光 · 262
- 勋章的诱惑 · 264
- 麻雀与乌鸦 · 266
- 怪圈 · 269
- 笑谈之余 · 272
- 高贵的尸体 · 274
- 闲话炎黄尧舜事 · 277
- 委婉词语 · 281
- 百官皆阉 · 283
- 夺笔 · 286
- 读《我与胡风》 · 289

1993

- 重读聂绀弩的诗 · 305
- 笑话无国界 · 309
- 从“囚”说到法 · 312
- 想起了郭世英 · 315
- 青岛和青海 · 317

说依附 · 319
康有为的踪迹 · 321
毛泽东的踪迹 · 324
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 · 328
说“内部” · 331
咀嚼成语 · 335
改地名 · 338
曹操 · 能臣 · 奸雄 · 340
《沉船》校后记 · 342
亭 · 344
说“作” · 346
迟于死亡 · 348
女沙皇和大学者 · 350
王国藩式的“名誉” · 356
又一起文字狱 · 358
钱与权与法 · 361
“黑帮”小考 · 364
人会越来越坏吗? · 367
重读邓拓诗 · 371
读《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 · 376
旧文新读 · 381
官场心态 · 383
一个独特的话题 · 385
劫贫济富 · 387
国情 · 388
入党动机 · 389
读杨诗 · 391
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 397

1989 ➤

三谈骂人

因为忽然想到一个“我要骂人”的题目，以补“枉担个虚名儿”之憾，又想起鲁迅有过一篇《我要骗人》，翻出来看，发现这位浙东乡先贤其实是虽有“骗人”之志，却无骗人的本领，通篇说的是真话与实情，毫不忌讳。尽管这篇应约为日本刊物写的文章，发表时文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和指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还是看得出对“中日亲善”和国是世情的愤懑的。即如“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这真是用血凝成的沉痛的经验，也是“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吧。

鲁迅文中又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吧”，此时已是1936年2月，上距写作《祝福》的1924年2月，整整一纪，祥林嫂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的提问，仍然萦绕于鲁迅的心。鲁迅以捐款一块钱，“骗”得了为水灾灾民募捐的天真孩子的欢喜，又深感为了不愿看失望的样子而骗她是不应该的，因为鲁迅不相信款子会真的到灾民手里，“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鲁迅也终归不会骗人。

骗人：有些人是得心应手、心安理得的，但对只惯讲真话的人来说，就是个难题。

骂人，也不容易。

以子侄辈写前国民党将领们的史实的黄济人，在《三访黄维》中说到他请黄维去过目原稿的情形：

“黄伯伯，我在纸头上骂你了……”

“骂我？你没有骂我。”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来，反而朝我笑了笑，“你写的事情是真的，就不叫骂。就算真骂了，也是活该骂的……”

读到这里，我不禁对黄维其人在这里表现的明达和器度油然而生几分敬意：在涉及个人的史实面前能持这样冷静的态度，不失为有识之士。

以黄维的简洁的定义相绳，要骂人，除了不讲道理以外，还须不顾事实。如此看来，骂人，也不容易。“我要骂人”，只好作罢。

本想把这个从想要骂人而又撤销原议的过程如实写出，也还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好在前两年先后有过《骂与非骂》、《颂和骂》两篇短文有所阐明，倒好像是一种“预感”了，然而一切预感也无非源于经验吧。

1989年9月3日

狱中诗

《文汇报月刊》今年第8期长篇传记文学《扬帆冤案始末》（张重天作），披露了扬帆1943年至1944年关押十个月后重获自由时写的一首诗：

一声无罪疑相戏，整罢行装意转痴。
敝榻曾留千里梦，小窗长伴五更思。
重亲化日凝眸苦，乍卸沉镣举步迟。
笑问狱中何所得？斑斑血泪百篇诗。

传记作者慨叹，若干年后，扬帆再次重尝铁窗生活，从1954年末至1979年初，“当他回到上海时，已是一身痾病，遍体创伤，竟是‘斑斑血泪已无诗’了”。

我想，所谓“斑斑血泪”，不只是指诗中所写的悲惨的遭遇，而且是说字字句句是血泪换来。“重亲化日凝眸苦，乍卸沉镣举步迟”，若没有长期羁狱、一朝得释的切身体验，是不可能凭空着笔的。第不知扬帆当年的狱中“百篇”至今尚存否？

我们读过列宁在狱中和流放地写的文字，我们读过《台尔曼狱中书简》……那是共产党人在敌人监禁下威武不能屈的证明；我们也读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也许因为是在集中世纪专制与现代法西斯于一身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狱中，那写作条件就比单是沙皇或希

特勒的牢房要艰苦得多，写作、传递都要冒更大的风险了。

我们似乎应该有一部研究中外古今监狱史的著作，让我们明白那里面的情形。从正史，从稗官，都可以钩稽出有用的、可读的材料。只列史实，不予置评也可以。

1973年，李锐在京郊狱中坐到第八个年头了，有一天在囚室中跑步跌倒，手碰破了，护士给了一小瓶龙胆紫和几根药棉签。他灵机一动，“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的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书本读书”，就用药棉签蘸着龙胆紫，开始在《列宁文选》的空白处，偷偷录下这些年来心维口诵所得的几百首诗词。“这种冒犯监规的活动，1974年底和1975年初两次被哨兵发现，《列宁文选》和另一本《剩余价值学说史》先后被没收去了。”写作和保存，都很难。幸而保存下来的，得见天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龙胆紫集》。

就这一点说，李锐可谓不幸中的幸者。扬帆后来的主观（心力和健康）、客观（环境）条件就都不允许他寄情于吟哦了。不然我们也许能看到扬帆新的血泪之作——当我这样想时，不禁意识到此念之残忍。然而不管怎么说，如扬帆者，血泪，才思，健康，都与岁月一起付诸流水了。这样的监禁，真是与处死何异。

人如草芥，诗文更不足惜。对人的境遇不置一词，偏哓哓于狱中诗的存佚，想来不仅是本末倒置，简直全无心肝。

不过，听说像陈伯达、姚文元都有在刑期中从事著述的权利，或属于别一种全然不同的“监规”吧？

1989年9月4日

【附记】许涤新回忆他1935年2月19日在上海被捕后，判刑七年，在苏州陆军监狱执行。“狱不通风”，不但看不到报纸，而且看报被定为犯罪，犯人看报要罪上加罪。因此，无论“七七”“八一三”，他和难友都一无所知。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愚民政策，也必然更加实行“愚囚政策”的必然吧。

东车站

三十多年前在北京，一说东车站，人人知道那是指的前门外东侧的北京东站。现在，这座在高楼与闹市夹峙中显得不起眼的半西式建筑物，挂着“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小牌子，已经成为一个“古迹”，无复昔日的繁华与辉煌。

这个火车站曾经一片喧嚣紧迫景象，日夜吞吐着出入古都的各色旅客们。外地人，凡乘火车到过北京的，可以没逛过香山，甚至没逛过故宫，但没有不记得这个火车站的。

这个火车站，像北京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历尽沧桑，兴亡过眼。它迎来了自愿与被迫而来的游子，也迎来了它欢迎或不欢迎的权力者。它送走了高高兴兴首途的人们，悲悲切切离去的人们，他们当中有多少从此没有归来？

二十岁的沈从文从湖南凤凰辗转来到北京的时候，走出车站，在站前的广坪上站了一会儿，当年站前还有一块广坪，他该首先看到规整的箭楼，彩绘剥落的正阳门楼，心慑于一种深沉的庄严的美丽，他想没想到康梁是在一种森严的网罗下登车远遁，仓忙中不遑回首留恋这帝城的凤阙飞檐？

那年7月芦沟桥炮响，从北平到天津的铁路恢复通车后，第一趟车就有“四千赤色分子逃亡来津”，天津报纸这样说。这车上的旅客走进东车站，踏上逃亡的路，他们之中有没有人预想到自己“生还偶然遂”之后，到了1958年，会再次狼狈地告别北京站，把命运交

给生死未卜的征途？

最近翻看了柳萌的《雨天的记忆》，写1958年4月集体发配北大荒那个下雨天，下雨天的月台，下雨天的列车；他故作平静地回忆着，说仿佛这记忆也被哩哩啦啦的雨给淋湿了。柳萌当时年纪轻，但同行的上了年纪的落难知识分子，想必每人都有自己的更早的“当时”。

低头踏上雨天的路，这是远行者。每一扇窗都在流泪，这是雨中怀远的人。

而1949年3月，郭沫若跟其他民主人士一起抵达北京东车站时，受到隆重的礼遇，流的是欢乐的眼泪，他当时成诗一首：“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思之涕欲坠，欢笑不成声。”——不知为什么，这首诗他后来所有的诗集都没有收。

北京东车站的月台，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中，是一个日夜轮流开演的舞台，不管在台角弹压的是北洋军阀的军警、日本宪兵、国民党的军警宪特，还是“人民交警”。但因为几乎人人在这里“表演”过，至少走过过场，反倒把它淡忘了。文学作品都把它一笔带过，只有《金粉世家》末尾给了一个镜头。遗留下的这座建筑也还够不上一个“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北京的古迹太多了，一百年的玩意儿算什么古董？

今天也将成为历史。而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将成为历史的见证。

1989年9月13日

寒衣

9月18日。昨天傍晚起，立秋后第四场雨，早晨隔窗听到风吼，从阳台上看前院有大片积水，而天已晴，无片云。上午到黄帽邮筒发信，一路树摇摇，天极蓝而高，“因为风的缘故”。

我知道黄仲则，始自“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之句。十场秋雨穿上棉，倘冬衣还典在当铺，或小儿嗷嗷号寒，是没心思管什么高秋风景的。所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让人感到温暖。

朱德在抗战初期名句“走马太行侧，十月雪正白。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到60年代诗选中，变成“战士仍衣单”，无论由作者自改或接纳别人意见，都是点金成铁。一个“怯”字，并不损坏了抗日战士形象，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北风猎猎，十月飞雪，衣单杀敌，哀兵必胜。但一字之易，事非偶然，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斗争意志与革命热情，在文学上如何表现，历来就有不同的意见。把“怯”改为“仍”，固然在整体上不能改变作品的总的倾向，因为这一倾向是蕴于通篇形象中的；但削弱了本来可以强烈地打动人的感情力量，则不待言。

是李辉的《文坛悲歌》，写到诗人鲁藜在胡风案中被捕后，因为妻子离婚，成了无人探望的人；冬天，阴冷的日子里，也没有棉衣，还是5月抓来时的单衣，只好与难友换着穿一下棉衣，或者钻在被窝里，动也不动。这个在抗战初期就奔赴延安，后来又到处，一直